

有人關心嗎？ ?Jo (中四A)

瀛苑副刊

每回前往淡水聯，行經兩旁的工地時，總不免觸目驚心。幾乎是同時開工的兩處，他們挖地基、立鋼架，混泥土車、砂石車不斷的來來往往，穿梭其間，塵土飛揚的場景，讓人不禁懷疑是否來到黃沙大漠的拍片現場。

雙方彷彿正展開一場競賽，鳴聲一響，兩旁的人馬便衝峰陷陣的投入工作，互相較勁，日以繼夜的不斷趕工……成效的確傲人，不多時，兩座龐然大物，果然逐漸成形，又增兩樁與天爭地的美談啊。

只是，不免懷疑，已負載過量的山坡地，是否能繼續承受與日俱增的負累，有誰關心和思考過這個問題？建築師嗎？恐怕沒有，他們只負責規畫未來美麗的遠景和圖示；營建商嗎？恐怕也不，白花花的鈔票應該比自然生態來的可愛；淡江的學生嗎？我不知道，或許是宰相無力可回天的無奈吧，所以選擇視而不見，省得心煩。

王文進教授曾為文寫道，有位畫家準備描繪淡水漁港，但提著筆，眼神總是猶疑，原因是靜謐滄桑的漁港前，矗立著一座粗糙且突兀的陸橋……

怎麼辦呢？畫家決定捨棄陸橋，畫布上呈現的仍是絕美的淡水印象。此後，當他面對淡水愈來愈多的水泥巨獸，也決定跟隨畫家的腳步——勇敢的擇取、勇敢的揚棄。

今日，我坐在總圖九樓的樓梯上，凝望著落地窗外出海口的美景，天空藍得很希臘，蓊鬱的林木自成一片綠意與清涼，宮燈教室的飛簷寫意昂揚，陽光下的海洋，泛著碧波，蔚藍寧靜……或許有人不禁疑惑，高樓的景致真的如此了無障礙嗎？當然不是，我也只是決定和王教授一樣，選擇性的遺忘被割裂後的藍天、綠地及碧海，在腦海的畫布上重新調整拼湊，成就心中完美的版圖。

面對無法改變的現狀，或許也只能消極的逃避，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。只是不願去正視殘酷的事實罷了。